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第三十八回 嬰兒問母知邪正 金木參玄見假真

逢君只說受生因，便作如來會上人。
欲知今日真明主，須問當年嫡母身。
別有世間曾未見，一行一步一花新。

一念靜觀塵世佛，十方同看降威神。

卻說那烏雞國王太子自別大聖，不多時，回至城中。果然不奔朝門，不敢報傳宣詔，逕至後宰門首，見幾個太監在那裡把守。見太子來，不敢阻滯，讓他進去了。好太子，夾一夾馬，撞入裡面，忽至錦香亭下。只見那正宮娘娘坐在錦香亭上，兩邊有數十個嬪妃掌扇，那娘娘倚欄兒流淚哩。你道他流淚怎的？原來他四更時也做了一夢，記得一半，含糊了一半，沉沉思想。

這太子下馬，跪於亭下，叫：「母親。」那娘娘強整歡容，叫聲：「孩兒，喜呀！喜呀！這二三年在前殿與你父王開講，不得相見，我甚思量。今日如何得暇來看我一面？誠萬千之喜！誠萬千之喜！孩兒，你怎麼聲音悲慘？你父王年紀高邁，有一日龍歸碧海，鳳返丹霄，你就傳了帝位，還有甚麼不悅？」太子叩頭道：「母親，我問你：即位登龍是那個？稱孤道寡果何人？」娘娘聞言道：「這孩兒發瘋了？做皇帝的是你父王，你問怎的？」太子叩頭道：「萬望母親赦子無罪，敢問；不赦，不敢問。」娘娘道：「子母家有何罪？赦你，赦你，快快說來。」太子道：「母親，我問你三年前夫妻宮裡之事，與後三年恩愛同否如何？」娘娘見說，魂飄魄散，急下亭抱起，緊摟在懷，眼中滴淚道：「孩兒，我與你久不相見，怎麼今日來宮問此？」太子發怒道：「母親有話早說；不說時，且誤了大事。」娘娘才喝退左右，淚眼低聲道：「這椿事，孩兒不問，我到九泉之下，也不得明白。既問時，聽我說：

三載之前溫又暖，三年之後冷如冰。

枕邊切切將言問，他說老邁身衰事不興。」

太子聞言，撒手脫身，攀鞍上馬。那娘娘一把扯住道：「孩兒，你有甚事，話不終就走？」太子跪在面前道：「母親，不敢說。今日早朝，蒙欽差架鷹逐犬，出城打獵。偶遇東土駕下來的個取經聖僧，有大徒弟乃孫行者，極善降妖。原來我父王死在御花園八角琉璃井內，這全真假變父王，侵了龍位。今夜三更，父王託夢，請他到城捉怪。孩兒不敢盡信，特來問母。母親才說出這等言語，必然是個妖精。」那娘娘道：「兒啊，外人之言，你怎麼就信為實？」太子道：「兒還不敢認實，父王遺下表記與他了。」娘娘問是何物，太子袖中取出那金廂白玉珪，遞與娘娘。那娘娘認得是當時國王之寶，止不住淚如泉湧。叫聲：「主公，你怎麼死去三年，不來見我，卻先見聖僧，後見太子？」太子道：「母親，這話是怎的說？」娘娘道：「兒啊，我四更時分，也做了一夢，夢見你父王水淋淋的站在我跟前，親說他死了，鬼魂兒拜請了唐僧，降假皇帝，救他前身。記便記得是這等言語，只是一半兒不得分明。正在這裡狐疑，怎知今日你又來說這話，又將寶貝拿出。我且收下，你且去請那聖僧急急為之。果然掃蕩妖氛，辨明邪正，庶報你父王養育之恩也。」

太子急忙上馬，出後宰門，躲離城池。真個是噙淚叩頭辭國母，含悲頓首復唐僧。不多時，出了城門，逕至寶林寺山門前下馬。眾軍士接著太子，又見紅輪將墜。太子傳令：「不許軍士亂動。」他又獨自個人入了山門，整束衣冠，拜請行者。只見那猴王從正殿搖搖擺擺走來，那太子雙膝跪下道：「師父，我來了。」行者上前攙住道：「請起。你到城中，可曾問誰麼？」太子道：「問母親來。」將前言盡說了一遍。行者微微笑道：「若是那般冷啊，想是個甚麼冰冷的東西變的。不打緊，不打緊，等我老孫與你掃蕩。卻只是今日晚了，不好行事。你先回去，待明早我來。」太子跪地叩拜道：「師父，我只在此，伺候到明日，同師父一路去罷。」行者道：「不好，不好。若是與你一同入城，那怪物生疑，不說是我撞著你，卻說是你請老孫，卻不惹他反怪你也？」太子道：「我如今進城，他也怪我。」行者道：「怪你怎麼？」太子道：「我自早朝蒙差，帶領若干人馬鷹犬出城，今一日更無一件野物，怎麼見駕？若問我個不才之罪，監陷羗里，你明日進城，卻將何倚？況那班部中，更沒個相知人也。」行者道：「這甚打緊？你肯早說時，卻不尋下些等你？」

好大聖，你看他就在太子面前，顯個手段，將身一縱，跳在雲端裡。捻著訣，念一聲「唵藍淨法界」的真言，拘得那山神、土地在半空中施禮道：「大聖，呼喚小神，有何使令？」行者道：「老孫保護唐僧到此，欲拿邪魔，奈何那太子打獵無物，不敢回朝。問汝等討個人情，快將獐、鹿、兔、走獸、飛禽，各尋些來，打發他回去。」山神、土地聞言，敢不承命，又問各要幾何。大聖道：「不拘多少，取些來便罷。」那各神即著本處陰兵，刮一陣聚獸陰風，捉了些野雞山雉、角鹿肥獐、狐獾貉兔、虎豹狼蟲，共有百千餘隻，獻與行者。行者道：「老孫不要，你可把他都捻就了筋，單擺在那四十里路上兩傍，教那些人不放鷹犬，拿回城去，算了汝等之功。」眾神依言，收了陰風，擺在左右。

行者才按雲頭，對太子道：「殿下請回，路上已有物了，你自收去。」太子見他在半空中弄此神通，如何不信，只得叩頭拜別。出山門傳了令，教軍士們回城。只見那路傍果有無限的野物，軍士們不放鷹犬，一個個俱著手擒捉喝采，俱道是千歲殿下的洪福，怎知是老孫的神功。你聽凱歌聲唱，一擁回城。

這行者保護了三藏。那本寺中的和尚見他們與太子這樣綢繆，怎不恭敬？卻又安排齋供，管待了唐僧，依然還歇在禪堂裡。將近有一更時分，行者心中有事，急睡不著。他一轆轤爬起來，到唐僧床前，叫：「師父。」此時長老還未睡哩，他曉得行者會失驚打怪的，推睡不應。行者摸著他的光頭，亂搖道：「師父怎睡著了？」唐僧道：「這個頑皮，這早晚還不睡，吆喝甚麼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有一椿事兒，和你計較計較。」長老道：「甚麼事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日間與那太子誇口，說我的手段比山還高，比海還深，拿那妖精如探囊取物一般，伸了手就拿將轉來。卻也睡不著，想起來，有些難哩。」唐僧道：「你說難，便就不拿了罷。」行者道：「拿是還要拿，只是理上不順。」唐僧道：「這猴頭亂說。妖精奪了人君位，怎麼叫做理上不順？」行者道：「你老人家只知念經拜佛，打坐參禪，那曾見那蕭何的律法？常言道：『拿賊拿贓。』那怪物做了三年皇帝，又不曾走了馬腳，漏了風聲。他與三宮妃后同眠，又和兩班文武共樂，我老孫就有本事拿住他，也不好定個罪名。」唐僧道：「怎麼不好定罪？」行者道：「他就是個沒嘴的葫蘆，也與你滾上幾滾。他敢道：『我是烏雞國王，有甚逆天之事，你來拿我？』將甚執照與他折辯？」

唐僧道：「憑你怎生裁處？」行者笑道：「老孫的計已成了。只是干礙著你老人家，有些兒護短。」唐僧道：「我怎麼護短？」行者道：「八戒生得夯，你有些兒偏向他。」唐僧道：「我怎麼向他？」行者道：「你若不向他啊，且如今把膽放大些，與沙僧只在這裡。待老孫與八戒趁此時先入那烏雞國城中，尋著御花園，打開琉璃井，把那皇帝屍首撈將上來，包在我們包袱裡。明日進城，且不管甚麼倒換文牒，見了那怪，掣棍來就打。他但有言語，就將骨襯與他看，說：『你殺的是這個人。』卻教太子上來哭哭，皇后出來認夫，文武多官見主，我老孫與兄弟們動手。這是有對頭的官事好打。」唐僧聞言，暗喜道：「只怕八戒不肯去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如何？我說你護短。你怎麼就知他不肯去？你只像我叫你時不答應，半個时辰便了。我這去，但憑三寸不爛之舌，莫說是豬八戒，就是豬九戒，也有本事教他跟著我走。」唐僧道：「也罷，隨你去叫他。」

行者離了師父，逕到八戒床邊，叫：「八戒，八戒。」那獸子是走路辛苦的人，丟倒頭，只情打鼾，那裡叫得醒。行者揪著耳朵，抓著鬚，把他一拉，拉起來，叫聲：「八戒。」那獸子還打棗掙。行者又叫一聲，獸子道：「睡了罷，莫頑，明日要走路哩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是頑，有一椿買賣，我和你做去。」八戒道：「甚麼買賣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可曾聽得那太子說麼？」八戒道：「我不曾見面，不曾聽見說甚麼。」行者說：「那太子告訴我說，那妖精有件寶貝，萬夫不當之勇。我們明日進城，不免與他爭敵，倘那怪執了寶貝，降倒我們，卻不反成不美？我想著打人不過，不如先下手。我和你去偷他的來，卻不是好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你

哄我去做賊哩。這個買賣，我也去得。果是曉得實實的幫寸，我也與你講個明白：偷了寶貝，降了妖精，我卻不奈煩甚麼小家罕氣的分寶貝，我就要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要作甚？」八戒道：「我不如你們乖巧能言，人面前化得出齋來。老豬身子又夯，言語又粗，不能念經，若到那無濟無生處，可好換齋吃麼。」行者道：「老孫只要圖名，那裡圖甚寶貝？就與你便了。」那馱子聽見說都與他，他就滿心歡喜，一轆轤爬將起來，套上衣服，就和行者走路。這是清酒紅人面，黃金動道心。

兩個密密的開了門，躲離三藏，縱祥光，逕奔那城。不多時到了，按落雲頭，只聽得樓頭方二鼓矣。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二更時分了。」八戒道：「正好，正好，人都在頭覺裡正濃睡也。」二人不奔正陽門，逕到後宰門首，只聽得榔鈴聲響。行者道：「兄弟，前後門皆緊急，如何得入？」八戒道：「那見做賊的從門裡走麼，瞞牆跳過便罷。」行者依言，將身一縱，跳上裡羅城牆。八戒也跳上去。二人潛入裡面，找著門路，逕尋那御花園。

正行時，只見有一座三簷白簇的門樓，上有三個亮灼灼的大字，映著那星月光輝，乃是「御花園」。行者近前看了，有幾重封皮，公然將鎖門鑰住了，即命八戒動手。那馱子掣鐵鈹，盡力一築，把門築得粉碎。行者先舉步蹣跚，忍不住跳將起來，大呼小叫。謊得八戒上前扯住道：「哥呀，害殺我也。那見做賊的這般吆喝？驚醒了人，把我們拿住，發到官司，就不該死罪，也要解回原籍充軍。」行者道：「兄弟啊，你說我發急為何？你看這：

彩畫雕欄狼狽，寶妝亭閣欹歪。莎汀蓼岸盡塵埋，芍藥荼蘼俱敗。茉莉玫瑰香暗，牡丹百合空開。芙蓉木槿草萋萋，異卉奇葩壅壞。巧石山峰俱倒，池塘水涸魚衰。青松紫竹似乾柴，滿路茸茸蒿艾。丹桂碧桃枝損，海榴棠棣根歪。橋頭曲徑有蒼苔，冷落花園境界。」

八戒道：「且嘆他做甚？快幹我們的買賣去來。」行者雖然感慨，卻留心想起唐僧的夢來，說芭蕉樹下方是井。正行走，果見一株芭蕉，生得茂盛，比眾花木不同。真是：

一種靈苗秀，天生體性空。
枝枝抽片紙，葉葉捲芳叢。
翠縷千條細，丹心一點紅。
淒涼愁夜雨，憔悴怯秋風。
長養元丁力，栽培造化工。
緘書成妙用，揮灑有奇功。
鳳翎寧得似，鸞尾迴相同。
薄露瀼瀼滴，輕煙淡淡籠。
青陰遮戶牖，碧影上簾櫳。
不許棲鴻雁，何堪繫玉驄。
霜天形槁悴，月夜色朦朧。
僅可消炎暑，猶宜避日烘。
愧無桃李色，冷落粉牆東。

行者道：「八戒，動手麼，寶貝在芭蕉樹下埋著哩。」那馱子雙手舉鈹，築倒了芭蕉。然後用嘴一拱，拱了有三四尺深，見一塊石板蓋著。馱子歡喜道：「哥呀，造化了，果有寶貝，是一片石板蓋著哩。不知是罈兒盛著，是櫃兒裝著哩。」行者道：「你掀起來看看。」那馱子果又一嘴拱開，看處，又見霞光灼灼，白氣明明。八戒笑道：「造化，造化，寶貝放光哩。」又近前細看時，呀！原來是星月之光，映得那井中水亮。八戒道：「哥呀，你但幹事，便要留根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怎留根？」八戒道：「這是一眼井，你在寺裡早說是井中有寶貝，我卻帶將兩條細包袱的繩來，怎麼作個法兒，把老豬放下去。如今空手，這裡面東西，怎麼得下去上來耶？」行者道：「你下去麼？」八戒道：「正是要下去，只是沒繩索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你脫了衣服，我與你個手段。」八戒道：「有甚麼好衣服？解了這直裰子就是了。」

好大聖，把金箍棒拿出來，兩頭一扯，叫：「長！」足有七八丈長。教：「八戒，你抱著一頭兒，把你放下井去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呀，放便放下去，若到水邊，就住了罷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曉得。」那馱子抱著鐵棒，被行者輕輕提將起來，將他放下去，不多時，放至水邊。八戒道：「到水了。」行者聽見他說，卻將棒往下一按。那馱子撲通的一個沒頭蹲，丟了鐵棒，便就負水，口裡喃喃的嚷道：「這天殺的，我說到水莫放，他卻就把我一按。」行者掣上棒來，笑道：「兄弟，可有寶貝麼？」八戒道：「見甚麼寶貝，只是一井水。」行者道：「寶貝沉在水底下哩，你下去摸一摸來。」馱子真個深知水性，卻就打個猛子，淬將下去。呀！那井底深得緊。他卻著實又一淬，忽睜眼見有一座牌樓，上有「水晶宮」三個字。八戒大驚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錯走了路了，蹣下海來也。海內有個水晶宮，井裡如何有之？」原來八戒不知此是井龍王的水晶宮。

八戒正敘話處，早有一個巡水的夜叉開了門，看見他的模樣，急抽身進去報道：「大王，禍事了，井上落一個長嘴大耳的和尚來了，赤淋淋的，衣服全無，還不死，逼法說話哩。」那井龍王忽聞此言，心中大驚道：「這是天蓬元帥來也。昨夜夜遊神奉上敕旨，來取烏雞國王魂靈去拜見唐僧，請齊天大聖降妖。這怕是齊天大聖、天蓬元帥來了，卻不可怠慢他，快接他去也。」

那龍王整衣冠，領眾水族，出門來厲聲高叫道：「天蓬元帥，請裡面坐。」八戒卻才歡喜道：「原來是個故知。」那馱子不管好歹，逕入水晶宮裡。其實不知上下，赤淋淋的，就坐在上面。龍王道：「元帥，近聞你得了性命，皈依釋教，保唐僧西天取經，如何得到此處？」八戒道：「正為此說。我師兄孫悟空多多拜上，著我來問你取甚麼寶貝哩。」龍王道：「可憐，我這裡怎麼得個寶貝？比不得那江、河、淮、濟的龍王，飛騰變化，便有寶貝。我久困於此，日月且不能長見，寶貝果何自而來也？」八戒道：「不要推辭，有便拿出來罷。」龍王道：「有便有一件寶貝，只是拿不出來，就元帥親自來看看，何如？」八戒道：「妙妙妙，須是看看來也。」

那龍王前走，這馱子隨後。轉過了水晶宮殿，只見廊廡下，橫躺著一個六尺長軀。龍王用手指定道：「元帥，那廂就是寶貝了。」八戒上前看了，呀！原來是個死皇帝，戴著冲天冠，穿著赭黃袍，踏著無憂履，繫著藍田帶，直挺挺睡在那廂。八戒笑道：「難難難，算不得寶貝。想老豬在山為怪時，時常將此物當飯，且莫說見的多少，吃也吃夠無數，那裡叫做甚麼寶貝？」龍王道：「元帥原來不知。他本是烏雞國王的屍首，自到井中，我與他定顏珠定住，不曾得壞。你若肯馱他出去，見了齊天大聖，假有起死回生之意啊，莫說寶貝，憑你要甚麼東西都有。」八戒道：「既這等說，我與你馱出去，只說把多少燒埋錢與我？」龍王道：「其實無錢。」八戒道：「你好白使人？果然沒錢，不馱。」龍王道：「不馱，請行。」八戒就走。龍王差兩個有力量的夜叉，把屍擡將出去，送到水晶宮門外，丟在那廂，摘了辟水珠，就有水響。

八戒急回頭看，不見水晶宮門，一把摸著那皇帝的屍首，慌得他腳軟筋麻，攛出水面，扳著井牆，叫道：「師兄，伸下棒來救我一救。」行者道：「可有寶貝麼？」八戒道：「那裡有，只是水底下有一個井龍王，教我馱死人，我不曾馱，他就把我送出門來，就不見那水晶宮了，只摸著那個屍首。謊得我手軟筋麻，掙搓不動了。哥呀，好歹救我救兒。」行者道：「那個就是寶貝，如何不馱上來？」八戒道：「知他死了多少時了，我馱他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你不馱，我回去耶。」八戒道：「你回那裡去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回寺中，同師父睡覺去。」八戒道：「我就不去了？」行者道：「你爬得上來，便帶你去；爬不上來，便罷。」八戒慌了：「怎生爬得動？你想，城牆也難上，這井肚子大，口兒小，壁陡的圈牆，又是幾年不曾打水的井，團團都長的是苔痕，好不滑也，教我怎爬？哥哥，不要失了兄弟們和氣，等我馱上來罷。」行者道：「正是，快快馱上來，我同你回去睡覺。」那馱子又一個

猛子，淬將下去，摸著屍首，拽過來，背在身上，攛出水面，扶井牆道：「哥哥，馱上來了。」那行者睜睛看處，真個的背在身上，卻才把金箍棒伸下井底。那馱子著了惱的人，張開口，咬著鐵棒，被行者輕輕的提將出來。

八戒將屍放下，撈過衣服穿了。行者看時，那皇帝容顏依舊，似生時未改分毫。行者道：「兄弟啊，這人死了三年，怎麼還容顏不壞？」八戒道：「你不知之。這井龍王對我說，他使了定顏珠定住了，屍首未曾壞得。」行者道：「造化，造化。一則是他的冤仇未報，二來該我們成功。兄弟快把他馱了去。」八戒道：「馱往那裡去？」行者道：「馱了去見師父。」八戒口中作念道：「怎的起？怎的起？好好睡覺的人，被這獼猴花言巧語，哄我教做甚麼買賣，如今卻幹這等事，教我馱死人。馱著他，腌臢水淋將下來，污了衣服，沒人與我漿洗。上面有幾個補丁，天陰發潮，如何穿麼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只管馱了去，到寺裡，我與你換衣服。」八戒道：「不差，連你穿的也沒有，又替我換？」行者道：「這般弄嘴，便不馱罷？」八戒道：「不馱。」行者道：「便伸過孤拐來，打二十棒。」八戒慌了道：「哥哥，那棒子重，若是打上二十，我與這皇帝一般了。」行者道：「怕打時，趁早兒馱著走路。」八戒果然怕打，沒好氣，把屍首拽將過來，背在身上，拽步出園就走。

好大聖，捻著訣，念聲咒語，往巽地上吸一口氣，吹將去，就是一陣狂風，把八戒撮出皇宮內院，躲離了城池，息了風頭，二人落地，徐徐卻走將來。那馱子心中暗惱，算計要報恨行者，道：「這猴子捉弄我，我到寺裡也捉弄他捉弄：攛道師父，只說他醫得活；醫不活，教師父念緊箍兒咒，把這猴子的腦漿勒出來，方趁我心。」走著路，再再尋思道：「不好，不好。若教他醫人，卻是容易：他去閻王家討將魂靈兒來，就醫活了。只說不許赴陰司，陽世間就能醫活，這法兒才好。」

說不了，卻到了山門前，逕直進去，將屍首丟在那禪堂門前。道：「師父，起來看邪。」那唐僧睡不著，正與沙僧講行者哄了八戒去久不回之事。忽聽得他來叫了一聲，唐僧連忙起身道：「徒弟，看甚麼？」八戒道：「行者的外公，教老豬馱他來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你這饞糟的馱子，我那裡有甚麼外公？」八戒道：「哥，不是你外公，卻教老豬馱他來怎麼？也不知費了多少力了。」

那唐僧與沙僧開門看處，那皇帝容顏未改，似活的一般。長老忽然慘悽道：「陛下，你不知那世裡冤家，今生遇著他，暗喪其身，拋妻別子，致令文武不知，多官不曉。可憐你妻子昏蒙，誰曾見焚香獻茶？」忽失聲淚如雨下。八戒笑道：「師父，他死了可干你事？又不是你家父祖，哭他怎的？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啊，出家人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。你怎的這等心硬？」八戒道：「不是心硬，師兄和我說來，他會醫得活；若醫不活，我也不馱他來了。」那長老原來是一頭水的，被那馱子搖動了，他就叫：「悟空，若果有手段醫活這個皇帝，正是『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圖』。我等也強似靈山拜佛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你怎麼信這馱子亂談？人若死了，或三七五七，盡七百日，受滿了陽間罪過，就轉生去了。如今已死三年，如何救得？」三藏聞其言道：「也罷了。」八戒苦恨不息，道：「師父，你莫被他瞞了，他有些夾腦風。你只念念那話兒，管他還你一個活人。」真個唐僧就念緊箍兒咒，勒得那猴子眼脹頭疼。

畢竟不知怎生醫救，且聽下回分解。